文趣
坤

文趣卷之二目錄

文趣卷之二目錄

文趣卷之二

西園雅集圖記

宋 米芾 元章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凝佇者為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欝後有凌霄纒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瑶琴芭蕉圍繞坐于石

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黄魯直幅巾野褐據横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仰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石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

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并坐于蓏石之上下有激湍潈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汩溺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愽學辯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黔南道中行記

宋 黃庭堅 魯直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

辛弦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
孫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甚貧不能爲客煎茶
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
山腹下視溪溪悚仄一徑穿山腹黤闇出洞乃明洞
中畧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
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
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蟆碚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
甚類蝦蟆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
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
石平潤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

乃入江耳泉味亦極不甘但冷厥人蓋亦其源溪來
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黄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
酒享黄牛神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
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
丁元珍夢中事觀叓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
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記
黄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嫗賣新茶一籠與
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
亂石如囷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
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

盤石為几案床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陝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麤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惟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瓶價甚平也攜至黃牛峽置風露清樾間身候湯手揷得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香山寺行記

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摯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絕為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

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溪上吟序

春山鳥啼新雨天霽汀草怒長竹篠交陰黃子觀漁於塘下尋春于小桃源從以溪童稚子畦丁三四輩茶甆酒瓢淵明詩編雖不命或未嘗不取諸左右臨滄波拂白石詠淵明詩數篇清風為我吹衣好鳥為我勸飲當其謬然無所拘繫而依依規矩準繩之間自有佳處乃知白蓮社中人不達淵明詩意者多矣過酒肆則飲亦無量也然未始甚醉蓋其所寓與畢卓劉伶輩同而自謂所得與二子異人亦殊不能知

之也酒酣得紙書之為溪上吟

東郭南園記

以道觀今於嶄岩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蓽之閭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朋友見絶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遊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焉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并鋤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隄之欲久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

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
居頗市隱也抱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
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
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玉石磊砢碌
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蘙薈文章同觀其
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耶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
之景耶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冠霞登彩
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亨之
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曜儒之仙意也其宴居之

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有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徑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已者莎鷄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閭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劖之南園之石他日御而如皐雖不獲

雖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手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黄庭堅

遊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宋 蘇舜欽 子美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崖之顛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雲霧綵翠浮動於滄波之中予時據欄誅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竊然思欲一到或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腷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子輕舟出横金口觀其洪川

湯滴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湖洄七十里而達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烟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也即登蹴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凉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迨今七世不絕大

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覩震澤受三江吞噬
四郡之封其中山水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
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
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梔甘柚
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包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
於崖壑間望之若圖繢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山
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
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紃樹藝捕採之勞浮屠
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
深遠勝絕之地壤斷水接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

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而行于于豈世上之遺民者耶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爆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傅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

慶歷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并澤異凡九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

宜若松檜梅櫞還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遊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煁烟然不倦又好為園圃遊樂事以相尚而泚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豊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桂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门而望翳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

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孚園有亭曰
先春張公客遊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
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
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悼孝是孝孫亦善士好
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遊聞先大夫
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還
此邑并潁行溝上秋稼雜離鶖起馬前館無遺址桃
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毅隴間風雨摧剥蒼皮白
枝龍鹿蹮拏而上數十尺道衍渥而來未見也下馬
丰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

其南數百畒鴈飛集鳴啀聲田塍白水明滅原野閒意
甚樂之慎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
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
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
余遊久乃語之大方愀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
爲未數歲因築垣移植如其故經檻亭午草木扶踈
矣且疊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蔓
御之詩也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
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
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犂腹飽

則載粟入城市買去宅士與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今子獨能蓋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里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遊晉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而復之又欲因文以傳也異余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

送陳潤叟遊廬山序

宋 李綱 伯紀

江南諸山廬阜為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峰秀嶺綿亘連絡不可名狀蔚為山林瑋偉絶特之觀士大夫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

章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往晝卧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峰嶐然倚天雲烟出沒頃刻萬態意欣然樂之自謂他日累粮以償夙願不難耳迨今八年薄宦羈束願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束裝不遠千里而往觴隆暑涉長道不以為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偉瑋絶特之觀而已哉茲山之南有人焉脩行如幻三摩鉢提歷諸世故備常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空罕其心安然不為毁譽之所動搖其容渥然不為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久而益明其氣桓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

為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否起居輕利否世事可忍否云何脩菩薩道云何脩菩薩行願得居士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獎叟歸其有以詒我来若夫山林瓌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遥徜徉騁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裒集次第併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為之序以識別宣和庚子仲春十有一日

昭武李某序

石门洞記

宋 劉涇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蠟屐得石门洞作詩遂為

東吴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暦
中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皆繼作唐末喪亂洞
廢不修宋皇祐元年蜀人李堯俞守郡初復古仙廢
垂五十年紹興三年蜀人劉湮守郡又新洞去人遠
溪山太陰松竹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爽氣
仙鬼吞以為家惡聞澌唾聲以人跡不至桶廈而樵
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策杖往輒相罔而速曰可
去虎豹出矣壽人杖頡佐郡行縣望洞天欝羅泉流
號呼疾持斧伐蒙密處至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
示典曰妙物乃如此仙都三歲人间世也飭僧詒實

将其事既而告成茶烟犬吠木魚鼕鼕於是知有宦牽仙鬼失氣漁樵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回精神於久病既醉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夫遊真奇觀哉余官滿日可數其後廢興未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為林泉主人因作記以祝仙鬼樵漁曰勿復期永廢可且同樂否

括蒼舊州治記

宋 喻良能

浙東山水甲天下括蒼復甲浙東州宅奇秀又括蒼之傑特偉觀由清香橋入賢星门上九盤嶺委蛇曲折凡四百許步至譙门腰松夭矯狀如龍蛇對峙门

之左右又行二百許步至儀门又北行百許步穿戟门行數十步至設廳由設廳右行至便廳太守治事之所也由便廳而入枉廊謂之凝香由凝香至燕喜堂幽邃靜深灑灑可愛由燕喜至志喜堂遂至月臺臺舊名拜香大生居其前石僧出其側山之翠微近在扶廊下其東則凝霜閣楊公大年之所建也由凝霜下行至好溪堂軒楹開豁棟宇宏麗層級三休至烟雨樓憑檻四顧與天遠如登瀴溪樓如陟蓬萊閣氣像絶似而爽塏過之萬山峨峨横在一目或屹如樓臺或聳如帆檣或如虎豹之蹲騂騮之驟或如鶩

麐之出林巨魚之闖波下覩千井提封隆樓傑閣緑緫朱牖掩映於青霏夕靄之近遠丹青水墨之所不能盡令人目眩心懌徘徊而不忍去由虎溪折而右至浙東道觀簾影無塵草色映階閴然蕭然不知其公宇也其西則回溪少微二閣綿延青山在上流水在下如烟雨畫屏愈看愈奇緑循廊至夕霏軒見壁間盡刻名賢法書如蘭亭序黃庭經樂毅論熟讀細味似入太 廟觀彝器令人肅然欲祗由夕霏至照水堂所踐勝於前所喜愈於初仰睇霄溪憑虛欲仙又見四松出於檐楯外如商山老人衣冠偉甚微風過

之如琴如筑如蛟龍吟如海潮聲真人世之絕境宇宙之奇觀也歷階而下百許步至擬漱亭規模雖小而意趣絕遠坐胡床對溪山下臨絕壑南明諸峰相距無一里琵琶捍撥橫陣洲渚漁舟貫織出没烟波中款乃之聲不絕于耳雖巧於摹寫如柳儀曹劉賓客輩猶不能得其彷彿況訥於辭而拙於筆如余者乎姑存梗槩以示後之人云紹興庚戌五月既望記

仙都觀記

宋 葉夢得 少蘊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青上今為道觀唐李陽氷為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

山水奇秀見之若圖畫殆不可名狀也已酉冬避地將
之虔州道縉雲暫舍於縣南之靈峰院束裝欲往遊
聞潰兵入境遽至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
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
矣迺絶行山陝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
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攪天每聞谷中歸
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却立幾不得前既
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數石拔起數百
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畧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
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擁臭仰視神觀聳然欲

輿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
蕩盡白不能辯道索酒飲無有燃松明半車僅得溫
令日熱甚聊為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灑然
也

鄱陽山水記

宋 孫仲益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傳谿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
邑之間衆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烟雲相連蒼
藤翠木崇落搖掇如坐九疊屛如行五十里錦步障
而大谿橫其前衆水入焉傍有湯泉至溢四出高有
懸雷滾瀉而下犇雲濺雪雷輥雹散跳波息沃千態

萬狀旣停旣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卧白虹沉沉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彦成築一第其上爲門爲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宜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與奥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循梧石藂桂藏書之府舍官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處然後跨兩崖爲閣道於重門内以便往来閒雲扃抗水謝直欄横檻朱甍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顯明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武命巾武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生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遨舉熙熙然相忘於

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覩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慉然思欲振纓上之塵於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圍扇曲屛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幸為我識之乃為之記

卧龍行記

宋 王十朋 龜齡永嘉人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涑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穠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羅絡松上如積雪棠蘭數百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嶸妝

丹大義兩前已開道人植蓋護特留以供客飲羅從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

卧龍菴記　　宋朱晦翁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峰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来此又得陳舜俞令擧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险绝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

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泂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得可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絶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僅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綬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

像置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甞爲賦詩以記其事然庵距潭楢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托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曰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横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旣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牓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潛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余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

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以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覔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衰病不克遂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竒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岩壑幽深水石竒恠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岩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竒志壯歲避地巴

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
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
絶跡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庵故地于卧
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
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
者亦收養之蓋年踰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
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朝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
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
君獨歎曰此奇事也相爲經記其事以迄有成兩年
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

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旣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頋西庵獨未有記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武夷精舍雜詠詩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少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翫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

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卽精舍之所在也直屛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别爲屋其中以

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门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巔為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註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

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為賦小詩十有二篇以記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武夷精舍記

宋 韓元吉 無咎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

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豊上而
歛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
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絶壁高峻皆
數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
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
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
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崕
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
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
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

驛路纔一二里許逆旅遥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宦于建安蓋亦還歸之一月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淂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禄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川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

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鉏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竒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寮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後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

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脇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皷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遊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来者相與酬酌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遊龍虎山記

宋陸九淵子靜

木在龍氏金先塡於亢著雍涒灘月望東辟時雨新霽西風增凉閑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塲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覩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岩之勝石瀨瀓雪澄

潭漬藍蹹翹鳧飛恍若圖畫跡松翠絛蒼苔茂草之間石護呈黃金之舒紅被岩綠坡爛若錦綉輕舟帆檣嘯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迫互進迭為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後先者蒼顏皓鬚語高領深少者髫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余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頌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雲門壽聖院記

宋 陸游 務觀 渭南人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

溪樓墻重複依岩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
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徧徃徃迷不得出雖寺中人
或旬月不相覿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為看經院又西
為藥師院又西遼而北為上方已而少裒於是看經
別為寺曰顯聖藥師別為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
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
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絶遊山者自淳化歷顯
聖雍熙酌煉丹泉闚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
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綝細好泉亭上山水之樂
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

枯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絶澗奇泉迸流喊呀而
噴薄方暑凛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
餘步始至壽聖嶄絶孤絶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
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
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
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
予而其朴埜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
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
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
吾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

歲十一月十七日吳郡陸某記

漱玉巖記

余飽聞閩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挐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岩徘徊縱觀倚老松卧臨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徑之遊須廢吾一日粮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墻辟外乘興步履從小奚奴直詣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岩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酣發狂即呼天大叫曰天乎真不負喩汝礪矣吾嘗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臨奇烟雲石竹詩酒風月唯遺逸

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欝欝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鬚獨負四物以歸朋遊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吾則與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者不移乎而在几席間矣

鏡湖漁舍記

宋 謝翶 皐羽

越城東南多隱者居唐迄今五百載賀監宅與玄真子嘗往來處往往遺跡猶在高標清氣彷彿烟靄中

茲為可尚也王氏別業在城南蓋盡得其勝近又於
其旁蒔竹萬箇加以幽花貞石離立參峙引水順亭
為九曲前置屋如列舟面鏡湖扁之曰漁舍嘗宴坐
令與客對禹山雲氣冉冉墮几席稍東二百步累石
為坡室方丈曰小瀛洲水環其外北望州治山蜿蜒
洒鮮翔伏迤演蓋昔人以比蓬萊實與秦望天柱相
賓主而是州適中為郡茲名不為過負城田可數十
頃春夏之交水瀰望洲小益浮艤榜其側舍嵐浴暉
頃刻殊狀不知天壤之有瀛海也余嘗一再造竹下
良久主人晉衣冠迎客子弟儼侍立語久益親俾余

爲文識其位置次第故他不遑及或謂余公家世蓬萊下方權貴人趣次第勢熏灼殊甚草木動相德色獨喫喫不肎歆艷附麗及玆益守前之爲蓋有昔名人隱者之所難可書也已是爲記

遊石洞夜坐記

藥壺山其初總謂之仙巖余取其狀類藥壺且奇崛特甚故別名之三石洞之遊直抵其頂捫摩苔蘚擷靈草若芝朮而莫辨者歸於洞掬乳泉嚼嚥之山之僧曰師遠者常遊方之外喜夜坐見予抵掌荒落蜉蝣蟬蛻以爲異邀宿寺中設燎露坐望藥壺諸岩連

洞如井河漢衆星挂其上小者欲飛大者如滴環侍
北斗無見者以問遠近云諸岩藥壺直西北最高北
斗墮其腋故經年未嘗一見獨蘿陰缺處見南北歷
歷衆皆瞻仰歎異遂以足歷目覩日夜所得沾沾自
喜若恐失者與子善韶卿君實點識以一人糾之由
甲而乙各受其意以為句有次第語不遠意責在衆
意㐲而語自工以責糾者是夜將分有影射西巖初
如珠光之盤浸大如席須臾光遍樹石閃閃飛動視
東岩月復未吐益信仙宮紫府所見日月光影往往
與人間不同無足怪也復續聯句思益孤遠見為能

為相與不自知對坐兀兀達朝蓋先夜與子善宿韶
御家因讀韓孟聯句舉此為例每得一聯書于紙有
未合衆爭句刱爭意始各執其是不相下執愈甚爭
愈力卒至於當而後已既成以為善故是夜復如之
先得韵四十四後三十八與題洞諸律絶句皆楷書
為卷復相與正其重復疎漏者竄若干若干是為記

小鑪峰三瀑記

陸士膺民之岩耕者發上石泓如刃游宥際如觔棄
而復食故凡樹石奇玩之鄰於耕者殆無完景間有
得全其天不毁以休息於此士皆民之所棄也其勝

處的然見於圖經者又為塵衿俗駕旦至而睨之毀
畫贄疵以醜其外樸斲竅鑿以死其内與茲土為仇
又有甚於民之所懇者余至新亭之紫溪得爐峰紫
烟浮動旁無雜植肓肕之地以為之累而又見遺於
圖經不為人所知故得常然以存水南出經其趾離
苔藻不染他色友人翁君世居其下因約余賦詩間
有龍门瀑布者相去復不遠由溪之别澗行三五百
步水皆西流余謂水於天地間西行極少所產太珎
禽惟石與有道者居焉故三百里湖風而西即其大
者遂相與躡足蒼苔水石间有岩穹窿如门落深瀑

數千丈下為潭浴石蒼琚頹白虹飲于井而蛟龍搏
之者既剌泉噬且郤毛髮起竪田穹窿捫蘿而上望
溲流繞麓石益深翠日且晚各賦詩庀憤隶月而歸
約九日尋源至其頂如期携酒揮蔔溯溲流益東古
藤青薜殆非人境浤溝溪二百餘步地稍峻泥如沙
欲流者數雾仆且起亂石雲浮垌嵐薄林木庀庀欲
斷足相趾而進不敢視稍間斷前足已遠後者望前
者如隶雲空中遺影在地進至峽得一瀑自岩下為
三級流乳成池四頗岩薜木根茸色欲滴衆客青裒
白帔浮杯乳上舉酒酬水遺殺核其中樵童牧竪覩

以無異復由亂雲上稍南一石嶔嵌飛動瀑蜿蜒如舞白虹而下涎沫轉掉余無以名其狀復緣崖至頂望乳池上復二級流乳藥薄中草木皆芝朮香蓋此中所望而未見者明日復由回峽登前壁望上級垂蘿裹濕蘚下與瀑屬歸而定其處爲三瀑識其可爲亭者四曰放鶴在瀑頂曰穹石在下瀑洛石亭曰可嬉在上乳池之下曰弄月居亂雲之上可爲橋者二跨中瀑曰玉峽居兩瀑合流曰嗄碪爲圖遊同遺者謀之不欲竅鑿樸斲贅疣焉以累茲山始檮蒐葺葯以備蔵修種梅數本瀑旁爲泥丸散桃岩上下春秋

臨流濯髮夏秉風長嘯頂上冬看氷柱如是以老吾年足矣橋與亭以某月經始先紀其事與同遊各賦六詩書于石後二年亭成而刻之石

遊黃山記

宋 吳龍翰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魯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來觀黃山屭屭登高飡胡麻飯掬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卒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峰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玄魯齋誦史足菴歌遊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煉丹峰

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踏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酹之曰吾輩與若為孰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

遊文山觀大水記

宋 文天祥

自文山门而入道萬松下至天畣畫一江横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岩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间而止為天畣畫居其西而峰之间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

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来徜徉其間
葢閒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
舘中有杜伯楊蕭敬夫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肥覩
焉未至天畬盡其聲如疾風暴雷轟硠震蕩而不可
慓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為洪
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埕然隆起及是僅
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
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
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
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

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吾圍棋以待之
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田曲水至此而旋
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
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為
觀瀾之絶竒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詩縱其體狀期盡其
氣力以底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劈兩山
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
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駿倚欄踦時詭異
卓絶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晩矣

遊寶界山居記　　王問

王仲子之居在錫西南九里涇去涇里許為五里湖湖上有漆塘冲獨大浮軍將諸山山背太湖即禹貢震澤夫椒洞庭諸山在焉寳界山漆塘山別名也南北塢多聚落竹木茂密山人以樵漁為業與之言城府事不觧草衣木食忻忻如也仲子治別業其間盖將老矣

鴈宕山記

元 李孝光

客问山胡以鴈名也余為言長老相傳絶頂上有大湖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因以為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為大龍湫湖旁有㙮寺一夕泥湖中至今

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百十株皆儼
然成行列土絶膏肥種蹲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
淤為葑田十年前有僧来言吾近於鴈湖傍依大樹
縳屋種菜蔬蹲鴟為籑糧頗乞金錢作屋余問道路
何從入僧但言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絶險挽牽
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上山至午僅可到山顛望見
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綫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
山上無膏燭燒木葉篝竹為明山鼠来與人相向坐
如狐狸大予愛其言久欲登之甞一至靈雲寺覩所
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

風起水吹着人常滃滃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旁有鄭寺三四區曰古塔寶冠羅漢石门又有一寺在南山冡與常雲相望路绝高曰飛泉種種自作面勢皆可遊獨不大甬

遊上林記

元　呉海

予舊至童山間西六七里許有上林之勝业數十里許有鴈湖之奇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王侯用文遂約翌日登鴈湖而主人有遽不得偕往已而王侯猶力邀予至上林由林與行二里許至鄭家居川明谷豁鷄犬數家時村民方蒔麥兒童押走野婦餁道

上牛羊牧其前蕩然墟落之趣沿壑里許乃躋石磴
幷麓曲折左為畬田右為林木稍進而東竦竹數竿
老梅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歷數折
負岩一二人家门常閉自是夾徑皆脩篁晴日篩光
微風成韵又入深林蔭翳里許表曰白馬峰蓋佛寺
在焉地勢迴環屋宇宏麗輝耀奪目憩卧雲軒故翰
林林公潮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
中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藉草根或坐盤石長吟舒
嘯望高林斜照紫翠如染僧引泉自別壑釃之注佛
殿下為沼以植芙蕖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轉徑前山

復入爲池旁引泉入齋厨之下以激機舂然後遍行蔬圃間以資濯溉既又復歸于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寺僧再請登鴈湖黎明北風大作寒不可禦鴈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乎游覽亦莫不有數焉

獅子菴記

元 王冑

羅浮名山學道者萃焉寺觀僧道各庭宇精嚴景物幽絶然猶涉人世之事其有人跡不到之地締草爲菴脩然物外又不可以人間勝景論也山中之菴何啻百餘皆路入透詰勢隱峯嶔護以水石環以花果𥙷茆究土鮮潔無塵飧谷茹芝清談有味一到其間

名利之心釋然矣余丙戌冬携家而往遊焉宿留浹辰靈迹勝地無間夷險皆得遍及一日訪黄龍洞登七星壇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菴素壁茅簷紫扉竹榻池雖不麗而可以鑑旁而睨之岩洞幽邃峰峦嵱嵷背負九峰路通雲頂面縣七松勢逼斗魁左右岩石如翔如伏如揖如傾如樓閣棧道之勢花果隨分禽鳥自得林影散而白日閑風籟寂而翠谷寐其勝甲于諸菴俯視世俗迥然隔絶而不相聞傾問道人是菴何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前此亦多欲爲菴而苦于無水嘉定癸未普通窽其地得水于榻之側其

味甘冷視景泰之卓錫無異爲故前以洞名菴今改泉源矣

遊江陰三山記

元朱德潤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䝉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旣望因永嘉通守余公德彙約為京口之行余公適舟行速僕舟遲不能進也遂自無錫之北门數里大石橋入過水村漁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陽鎮始見酒店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他村崑高丈餘河流湾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仲

真州尹夜宿杜橋茺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東瞰長江南連吳會復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壤斥堠相望迤邐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荅舟人廻窜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茺柳交映兩山之间浦溆縈帯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茺曲板橋為梁即三山塢其间民居湊集屋尾参差稲秸堆委連甍比巷如墉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㜸婦餉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圈鳥噪于林鷄登于屋藹然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上皆不甚高峻而松篁蒼翠石磴丹壑或頫然如屋或頎然如帋窪然而

湫林然而辟步為郤出山塢有横山在前野田開豁水港漸寛詢其地則常之晋陵縣界於是舟人叩棹稚子叩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溙市橋而泊焉嗟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亘古帰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覧遊賢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温之鴈宕若吴之靈崖常之恵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彙輩同為深幽討勝之辭而品題之且舟中傲伉覧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桃花澗修禊序

明 宋濂 景濂浦江人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蒐蒨者玄麓山也

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脩禊事于澗濵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泝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累累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旁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湿翠澗焰歘欲燃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平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鈎閬大雪下時四圍皆璚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蓋薜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

狀赤紛綵駭曰翠霞屛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
窪泉洌甚宜飮鶴曰飮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
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
獨淸皷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絶可聽又五六
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
斗折入洞底水滙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
危岩橘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
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眞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靑天
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旁皆出峭石冠其顚遠
𡲖幽邃宜仙人居曰蘂珠岩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

無徃者還至石壇上各數茵席夾水而坐呼童拈斷
蕉取壺中酒温之實糅觴中觴有舟随波沉浮鴈行
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颸東
来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酧狀酒三行
年最高者命列觴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
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
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
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頻向人
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集觴爭先或持卷授
隣坐者觀曲肱看雲而卧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

杯行無羡追羅帰日已在青松下灑按韓詩内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其或遺風尚未有泯者哉

遊東湖記

明 吳寛 原博 長洲人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遊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玉汝昆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玉汝同試禮部帰及秋過其家午陰畢汝器亟命

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畫水波若空尊俎之间歌殽相發有杜子美渼陂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玉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頗患末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萧墟登磧沙入瑞雲觀吊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蘊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门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间維一出長卿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掉扁舟

舉杯酒出沒於渚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蓋予於東湖之樂特再遊耳使其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豈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玉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尚為執筆賦之

小適亭銘

明 崔銑 子鍾 安陽人

古言真隱唯居城市終南何為乃捷徑止定教泰宇

萬物之樞有湛者空任彼卷舒我屋臺東閱年三紀秪事嚴慈煦成孫子我屋之對載闢一園作亭以茅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園挾伊蛙儒生環堵高士畏壘種花樹木春和秋清禽遺好音菊擅晚榮玄律聿臨霏霏其雪松斯梅斯乃顥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道由坦坦迴車避嶔巖巖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十不窺司馬獨樂非感佚遊嗟予生晚瞻仰遺風瑩陰停橈不濡於淬弦之誦之游已息已繂繂在我矣奕在彼

龍池記遊

明 唐順之 應德 武進人

嘉靖丁未春余以病客荆溪遂同杭子宣登龍池僧居嵌岩中如鳥巢梯其门以登值二老僧相對煨笋遂以笋供余二人因留宿與老僧坐至夜分談說楞嚴因緣事老僧意甚朴野可愛也明日曉起嵐氣滿山乾坤如混沌狀階前竹栢亦在摩蕩中咫尺不可物色日且午始開霽則諸峰歷歷澄湖隱映樓觀草樹百里之外若在几前葢宇宙间晦明不常若此既午出往石屑石屑兩山夾澗山高百餘仞而澗道僅闊四五十步人家緣澗以居維亭午則見日色葢其勝又與龍池異觀矣既午飯遂從西霞步入舟意興

悠然如有得也嗚呼此豈可與沉酣聲利者道哉遂書以貽子宣使藏之

沱西别業記

明 何景明 仲默信陽人

沱出於江余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漣瀾湯漩洑莫得傍展旣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乃有别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回復帶城抱郭起伏皆自重岡曲隴相應顧又瀅澈可鏡予望慕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産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别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壚彌續可以稼穡水有青赤

雜色之語可以罾綱中又東爽可揖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瞰而得也遂賜得之他日獲解官將惟是以於而子者嘗得共槩為我記一言予業也奇公曰是子所云華容秀産也既公之子世其者来從予從予益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産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官至郡大夫而聲績楚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予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爲家而歸則無所於公乃預有是許其明達邈有不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里店東墉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鶴後為黃湖

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爲禹山列如屛障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記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弾棋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於心而奚俟乎予言也既記其勝復爲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自侑詞曰

沱之水淸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之滸有田膴膴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肃可官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用綏我年

遊洞庭石湖記

明 蔡羽九逵

非高山不能驅吾神非深林不能洗吾思遊虎口之乙日求石湖焉時少雨春盡漲未起舟梗於越來之溪客刺木揭跣始獲登遵岸百步得茶磨之觀音崖間行憩崖中為間從者至又百步得治平寺之竹林西啓茶磨東遶拜郊臺其山皆墻立其腹多怪木美箭望之蔚然深黑治平林之樾也從郊臺東走環突奇從為楞伽寺有浮圖揷雲中吳西南之鎮也竹林遠楞伽不及五里峻甚多石客始連負以升浮圖之前平展百餘步有亭其上曰望湖之亭於是石湖經

其陽梅灣出其背左引靈崖右帶吳淞不出十五里林巒疏秀水風清潔生雲之山出泉之谷咸會亭下客始定飲於亭而臨觀焉夫治平深林楞伽高山入其深搜玄鈎僻萬化俱瞋登其高心空目閒萬彙俱顯於一日之遊而兩極其情四月竹晚節松生花草滋茂玉音出林與泉俱香服之已暍而神生主人王履約讀書石湖蓋三年矣用能抽其奇與客共暮不謀歸而忘其倦因茲遊也王子之功

吳中小記虎丘

明 李流芳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塞

沸林終夜不絶遂使丘壑化為酒塲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静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黒無往来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中與無際舍姪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静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生平過虎丘纔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歳寒好偏宜夜半遊真知言哉

石湖

予往遊三到石湖遊皆絶勝己亥與方儒胃雨着屐登山顚亭子貫酒對飲狂歌絶叫見者爭目攝之去年與孟陽弱生公震尋梅到此偏歷治平僧舍已登郊臺至上方絶頂風日淸美人意頗適九日復來登高以雨不果登放舟湖中見烟檣雨楫皆雜而來擧酒對之亦足樂也是日秋爽伯美舍弟輩俱有勝情由薇村至上方復從郊臺茶磨取徑而下路傍時有野花幽香童子采擷盈把落日泊舟湖心待月出方命酒孟陽魯生繼之方舟露坐劇飲至夜半而還盖

十年無此樂矣

虎山橋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携榼坐橋上少飲湖山寥廓風露浩然真異境也居人亦有来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楣從月中相望錯落掩映歌呼笑語都疑人外予數過此愛其閑曠知與月夕為宜今始得果此緣因憶閑孟子新無際産逸皆貪遊好竒此行竟不得共閑孟以病挾子新彦逸俱東無際維德遊意猶飛動以逐伴鞅鞅而去乜可念也清緣難得此會當與諸君共惜之

題西湖卧遊丹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為最繞山门前後皆長松叅天蔽日相傳以為中峰手植歲久遥遥為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清波訪張懋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徘徊城上望鳳凰南屏諸山泓月踏歌而帰翌日遂為孟陽畫此殊可思也壬子十二月鹿城舟中題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輿白雲棲翻白沙嶺至西

溪夾路偕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疇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亘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餘永興登樓嘯詠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董痛飲翼日出舟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題江南卧遊册横塘

去胥門九里有村曰横塘山夷水曠溪橋映帶村落間頗不乏致予每過此覺城市漸遠湖山可親意思豁然風日亦為清朗即同遊者未喻此樂也横塘之

上爲横山往往曾與諸方孺阻風于此尋徑至山下有美松竹小桃方花怳若異境因相與攀躋至絶頂風怒甚幾欲吹墮二十年事也丁巳中秋後三日晝于孟陽閶门寓舍九月復同孟陽至武林夜雨泊舟朱家角補題

遊焦山小記

二十七日雨初霽與伯美約爲焦山之遊孟陽曾生適自瓜州来會亟呼小艇共載到山訪湛公於松寥山房不遇步至山後觀海门二石還登焦光嶺尋郭山人故居小憩山椒亭子與孟陽指點舊遊孟陽因

誦湛公詩風篁一山滿潮水兩江多相與賞其標格
尋録小逕至別山雲聲二菴徑路曲折竹樹交翳間
然非復人境有僧瓣見無與之談亦甚楚不俗相與
啜茶而别尋瘞鶴銘於斷岩乱石间摩挲久之還飯
於湛公房孟陽魯生遂留宿山中予以舟將渡江勢
不可留怏怏而去孟陽魯生與山僧送余江邉徙倚
柳下舟行相望良久而滅落日注射江山變幻頃刻萬
狀與伯美拍舷叫絶不已因思焦山之勝间曠深秀
兼有諸美焦光嶺上一樹一石皆可彷徨追想其風
濤雲物盪胷極目之觀又當别論且其地時有高人

道流如湛公之徒可與談禪賦詩逍遥物外觀其所
居結搆精雅庵𢀺位置都不乏致竹色映人江光入
牖是何欲界有此凈居孟陽云吾嘗信宿兹山每於夕
陽登嶺眺望落景尚爛於西浦望舒已升于東漱琥
珀琉璃和合成界熠燿怳惚不可名狀嗟呼茍有奇
懷聞此語已那免飛動予自丁酉來遊未皇窮討人
事參商忽忽數年始一續至又以羈紲俗緣卒卒便
去如傳舍然不知此行定復何思良可浩歎自今以
往日月不居一娛難再賦歸之後縱心獨往尚於兹
山不能無情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松寥閣上

十日夕以償宿負滔滔江水實聞此言

水雲深處記

明 貝瓊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蘋篠灌木蓊蔚蔽翳蓋亦海隅之斗絶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变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絶黃浦邪迤而南由横溪至青林盤田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緋絪忽可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圅示予其額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寔

擅青林之勝即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如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于一邱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自售以徼利祿爲事趍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儻能果于忘世蚤棄內外務日棹孤舟與漁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鐵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歈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耶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于水雲之外矣

周氏池亭記

明 楊循吉 君謙 吳縣人

有名園而無水是坐土猶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棄水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也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館點綴而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易構但使蒼欝成林迴繞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廷憲治園在吳中間曠清遠植雜樹百餘本開治為回抱之勢周匝相通水亘舘下乃作一亭跨于綠流之上群窗洞開俯而觀焉可以鑒遊鯈閱卧藻徵浪之因風墮雲之在波皆可得而覽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總名之曰池亭周公之園可謂足乎林木饒乎水修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維頓宜一

樹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水木亭舘皆以心匠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遊者可不至哉

開元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明　袁宏道中郎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乎萬向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絶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㳂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𪍐齧而鬬不勝久乃斂狂斜趍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

澗客以爲戱余告之曰夫文以畜入以氣出者也
今夫泉渦然窪泓然静者其畜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曳而爲練滙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
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恠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
今吾與子歴含嶓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
者則爲六經欝激曼衍者則爲騷賦幽奇恠偉變幻
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
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
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烔心動僧曰至黄
岩之文殊塔㶁勢乃極杖而往磴徒且多折芒草割

人面少進石愈嶔白日蒸崕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
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然墮一客眩
思反余曰捐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
孰若死於一危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
入黃岩寺少憩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
辟下雷奔海立孤搴萬内陜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為
橫或東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
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此蘇公白水
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
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歘削十餘

里上鏁下蒸爲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閙神徹日增而明天增而朗濁膚之縱横凡吾與子數年陶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覩五老峰踰吾障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门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凉蔭滿階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

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村
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
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覩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
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蓊欝乳雀之哺子野蛾
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
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
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已又在门頭瞪枕上欲起
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
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
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而已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

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傴僂門屏下與諸第子問業於此者不知其幾履齒之迹猶在門限巻硃未燥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未如何蓋宦反覆于此而知伯偕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靈隱記

靈隱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来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

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渟可以
蠲煩折醒山樹爲蓋岩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
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
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嚣心舌之垢不待盥滌
見輒除去覩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潤不
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泠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
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經甚可愛
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厨
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
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幇湊及登

豁光始知滄海浙江扨蘿割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豁光之次日余與石貫子公同登北高峯絶頂而下

嵩遊記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卧二語勝畫非久歷烟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寤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峯者爲漢封故道汙回二十餘里至中峯巔下視諸峯危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窗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去此甞不

遠然石上無虎字從遊百許人無一人解者可恨也
山巔一額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
峯疑卽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
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
元鼎問故余曰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下每登嵩
頂田則于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登頂凡七十四次
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
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新笛和之
聲滿山谷牛行卽行牛止卽止甚𢙇也必命壺觴盡
醉而歸嵩人以爲地仙云元愒躍然曰公作嵩記幸

述此一段以為太室佳話余諾之稍東為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峰左右皆絶壁太熊諸山屛其前橫者如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寔太室之奥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大于腕者動遭剪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護之松下遺趾宛然募童子能得瓦碍者與百錢得古瓦礫者數錢一時肆卒散盡披剔求之得古瓦數瓦皆琉璃龍其首唯碍不可得欲過別峰而暝色已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旁搆小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為不負此山也山之奥處不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

之天门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至嵩廟天中閣倚欄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矣是尚未觀其膚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曰從野猪坂下稍近但𡸁耳余笑曰嵩山無嶮乃杖策行崎崕中約十五里至山足是日曉出城未至门百步許見城外有白烟突起以為爆烟頃之忽化為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華山别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從王安道華山

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龔公雅長從蒲坂田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因呂黎授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崖者十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峰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崇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險處而登者絶少惟汪右轄以虞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其巔然面發而口呿似未嘗以造極

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把死一往既
宿青柯坪道者引至千尺幢見細枝棌其上頂如霞
鐺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
鬣壓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
常恨霜蹄之不剌剏馳驟如意也余大悟試之良驗
今之教余拾級匍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繩
足有御何虞者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若
平莫如地土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惟恐險之不至或
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須之越
絶崖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峯足地稍平衍余意

劫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遲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絶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絶在奇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與卒之長何有於我哉下巖乃躋南峰之巔與非二席峰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崖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越中遊記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凉不知當時有何奇而龍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㝡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敬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為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五泄二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錐極言五泄之好其寔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暨縣縣去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無巻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椉舟羸馬艱辛萬狀令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太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詰何獨靜虛以為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玲瓏峭削若疊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沈香樹一年一花猿採

所不到其他非奇辟則皆濃花異草幔山而生紅白
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絶異因
相顧大呼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
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
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耶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
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叫沙石上緩
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留
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
口天在狹而奇峭率相類山形或如爐如鍾皷如屛
障劒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天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

髯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五洩水石俱奇絶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
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噴薄之勢爲缺
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蕖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
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岩顛挂下雷
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
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洩爭奇于鴈宕者果爾鴈
宕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
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
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魈呼虎嘯之

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視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遊息園記

明　碩璘 華玉吳縣人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步廣半損之中取織徑通步餘盡蒔植以延蔭縛蓚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朔四時可娛子常曰疊山礬柳負物性而損天趣故絶意不為中亭曰愛日本以封先驗封公曰天乎今無及矣虛窓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謀道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待夫問奇來憩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

客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恒至移日相向為緑寧室居則掩視納息存者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時寄雅抱命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頃頗雜池沼屋廬其中達于清溪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為謝尚江摠故宅今廢為墟而齊民業之閭閻間所絕無也樫榆蒲葦掩映森欝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飛移徃来擇蔭暫息倏爾逝去鷺散立青蒼中皎若積雪時驚起翻迴水上久乃復下居人多蒔蔬養魚雜治生業或星散居皆有徑可徃者園閒户向之籠取其勝時與二三子屐履周遊無異深林窮谷之趣

此又鄕郡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實形養神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隣里助我以勝我頑糾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所謂倒置之民乎

遊衡嶽後記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嶽之遊不至祝融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嶽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芙蓉四峰導余望之仰面

極視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旣歷香爐道問則四峯之椒皆與身等方詫步履在空外及至半山亭乃下視諸頂趍前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之顚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俟與地下絶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遊氣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尙遠乃歎寰宇所周僅當天地之中耳再尋天柱諸峯皆培塿立垤隤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二萬丈豈其然乎然靈岩恠石僧寮佛宇深者僅托澗阿林坳之間可一覩而窮未足言遊明日乃下西嶺

歷南臺出諸峰至平地廻望蒼欝始若不可量復陟其巔入山尋方廣之道峯回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嶂蔭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崖而出觸石澎湃轂自遠至中多菖蒲水草青被石上兩崖喬木挺生蔭若洞房日照不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生含蕚未吐自午達昏上下坡陁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復極幽奥高山辟立類城郭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名山懸巨殿類假欄閑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寺僧云自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大抵後知衡山之邃乃若此也

遊鄠家山記

明 徐世溥

出秦人洞将往簫嶺曲道委虵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採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陞前路烟樹相與淺深若可披尋乃取道往行田徑循迴溪愈曲愈幽從小徑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清池映沙魚不網罟四面高山環合山皆脩竹巖多草花岩下有蠨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係網上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取食之不可得遂適然而返若有所驚者茆屋十餘居人皆悶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粢粟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

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鄭姓云云

遊桃花記

明 陳繼儒 仲醇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二日呼陳山人父子爛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翁然推户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趨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盃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叢

中以藏鉤輸贏為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為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危脯為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閔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來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國田先生方握鉏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為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

十八人田先生之子婦騈為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
觴酒所與信花醉客醒方苦銋畧相恥忽城頭以長便
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
喜賞為韻士時人各為隊隊各為戲長史伯靈角智
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
時酒滙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
一盃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髻角人人得歡
喜吉祥而去日暮烏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
而頓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
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為寓言非有真桃源也

令桃花逝在城邑無一人為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甬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尼春霞爛瑚狼藉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墩映門遊屐靡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壙閑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

獨與其謀于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横蕩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横屈曲排簷而上其餘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衲攤虎皮藂榥㬎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季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韵閑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脩眉露顙又若毒龍怒虬紛拏媾鬪于廣莫之野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

此右争勝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鼎足耳范子樓既成於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為觀日閑以澈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為遊客所困至折而為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眺生平然村人寧以種梅為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韵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復迄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傀然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幔依微獨立于暗香疏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

他日挖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
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
一枝以俟我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
是葺園城市以代卧遊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笑
呶譻莫可誰何门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
舍而避之寐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
玄祐所居爲唐人陸龜蒙甫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
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當遴地百畝芟袠其前而後

則樊瀦水種魚玄祐請甃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
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種柳皆婀娜縱橫竹箭秀擢
茭芽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
築梅花墅竇墅而西輦石爲島峰巒岩岫攢立水中
過杞菊齋盤磴上躋映閣君家許玉斧邁小字映也
磴腋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
蹇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浣香洞門見鳥舍呀岩
窮窺晴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雹蚖龍潜伏之氣時飄
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竅宛轉得
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洞枕招爽亭憩坐久之

徑漸東湖光漸旁皆石纍纍囓波吞浪曰錦深灘指
顧隔水外脩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飲透迤
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斂半簾月春餘一面
花是也由在澗綠溪而登濃陰密篠菱蒨樸棚中巧
嵌轉翠亭下亭後映閣下東達複廊向隔水望見脩廊
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窗寫朱欄步步多異
趣碧落亭踞廊面西西山烟樹撲墮檐尾几上予賦
與元章欲結楊許碧空之遊楊為楊羲許為許邁亭
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
由維摩菴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

月空明瀲艷縠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氷壺水
晶盤飛躍不定渡梁入得閒堂闊爽弘敞檻外石臺
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涼不受暑氣每有四
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迭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綵
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撾雞三呼主不聽
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
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
書更入為鶴藥蝶寢游客不得迹矣得閒堂之東流
小亭倍其側曰滌硯亭亭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于
羣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匯長堤而垂楊脩竹茭蒲菱

茭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湊堤之東南陰森處小徛園蕉鴝鵒鳧鷺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繽纚綺錯而一卮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菴昔王太史遊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安想若斬荻蘆陂浥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玄祐不安想而坐得之且登閣四眺遠壑吳门水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主人安然不出里门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報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報飲一杯拈一詩舞

一棹沿洄而廵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結月支花之眷花筍以稱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讁貶之李賀皇而不寫生納不立於杰之郭恕先趙伯駒之畫畫也秘書未老圃日涉石日盥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傚甪里先生藤轎豹席筆床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來杞菊以餽我否

兎柴記　　明　董其昌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㳂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

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
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齊成謝傅
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寬槃記其跳泉
斷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
在掖垣領衆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
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
可知也嗟呼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
無活計即田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莞
鑰作者遊者實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盃吟一
篇於池上者少矣況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燦

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壑如温國者哉是在危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著置几案日多遊於枕烟艇灤煩磯竹里館茱萸沜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具略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無忘我是為異耳

遊武功山記

明 劉陽

嘉靖己亥秋余謀武功之遊或謂宜浮輕舟乃九月丁酉發棹霽景宜人溯數十里林木蔚然一登欒度山寺又數十里為紫石潭兩崖青山宛有越中風致

日曛泊徐溪石巉巉處見殘霞映樹新月眉生矣戊
戌移數里灘鳴漸急索杖屨舍舟而去亭午憩龍雲
出望梅溪諸峰奇絶留人暮宿山庄未悉豐年再誦
延秋之句己亥山中人導行路多陰巇或微諷曰一
失脚時千古笑聽者瞿然沿溪而折過月家山盤石
碧潭潺湲可弄隅岸花竹叢茸間鷄犬聲戀戀不喜
去暝至山口宿竹林深處夜中聽流泉不寐庚子日
初紅即徃可五里曰南平衆山迴合平疇一區茅屋
三兩家相呼可聞溪中石匱度以板橋扣草扉一老
人出衣短布犢鼻裩自言獨栖者五十年且曰吾不

解多言但在此耳蓋自指渠胎中云自是石路登登斗折而升出沒雲蘿幽芳襲人忽鍾磬出白雲間指圖坪殿角矣道人迓迎仙橋菴前二杏樹大可蔽牛樹下敗礎殘鍾字漫滅不辯遂徑入山閣曰無塵樓宿焉老者夜携杖出葛仙公傳於燈下盡讀之其丹成自頌有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披尋不恬惟思如愚直人度人要大丈夫乃至此三復焉曰嗟乎雖以二氏之雄亦豈不曰惟大丈夫能耳

遊百泉記

明 張縉彥

余壬午七月越今年三月遊百泉者七秋行則空濤吞石冬詣則雪巔歷天晨行則氣涌平曒晩入則人衝瞑雨終以城闉隔不獲信宿其上四月九日集郭公望蘓门山房時貢院初緝百工雜作於水竹间軏事者飄蓋如雲余引盃酌以避之緋細浩渺既而夕陽漸下人跡就滅二三友人乃牽舟石檻之下折竹竿而蕩之水清舟平翛然入泉之腹矣榜人為我言直北古楸樹下碧泓深不可測日影射之見金鯉出沒長丈餘焉余挽舟趍之石底暗杳光閃淥閑如玻瓈色舟子竹尾所指水珠隨之迸吐然不見忽忽然

水草披動則以爲大魚過也余亦悚然泊湧金亭下溪娑蘸長公題字遒然骨氣浸淫余衫袂間上觀水廟謁先師祀像仍登舟則一月橫霽矣暮色深烟一川盡綠舟中望之不知是月是水滅燭適時迄不能辨也歌者唱赤壁之詞景中人恍惚遇之此泉竟不與赤壁并賦水山之遇亦有幸不幸也因與客舉酒慰泉相頌樂甚汪山人千頃鳴棹而歌余屬而和其詞曰寒烟飄月動夜樹籠天寂獨有閑吟人迷離一片碧歌訖從舟所如西山之缺有聲鼕鼕而起溯聲往聽顛倒錯亂忽而罷寂不知爲何聲也按流溯柳

水聲又激下洗心亭舍舟策馬醉眼欲舒白鷺洲前

攀石橋歷危磴峦樹稠蓼有遊人踞烟雨磯上火滅

茗寒盃榼在焉時漏下三鼓乃踏月六七里而憇

冷泉亭畫記

明 程嘉燧 孟陽

魯生以此扇索畫留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至杭

長夏魯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時往來焉又時時致

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洒一日魯生所餉酒特芳冽

適雨過下至冷泉亭觀瀑徑靈隱寺僧舍携友人數

輩先置此扇於茶汲水拭硯及移茶鐺酒榼就澗底

丟石掬水磅薄大醉徑起入寺因惜魯生不共此作

畚貽之其兀然欵坐余也對余飲者為薛惠光相向斟酌者為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卧者馬巽甫爇爐煎茶為乾豁父濯足仰觀岩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烟嵐淋漓雲水杳靄雖未及彷彿而人物意態筆法流動衆客頗絕倒遂命記之

重修冷泉亭疏　明　沈守正

憶為童子時足不越鄉校讀白香山冷泉亭記至山樹為幄岩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毛骨俱飛歎何日得遊息其下安知功名富貴哉更數年偶得出遊恍如夙夢流連不忍別去今冷泉為吾日用之

物如乜间蔬肉手间筆札雖不厭之亦忘之矣殊不
見有所闲發而老鈍日甚于童子時甚矣余之負冷
泉也雖然香山嘗柬林唐父云肯與冷泉作主一百
日勝于二十四考書中書彼高賢以日計之不得者
余以歲計之而過此未之或知也余于冷泉似亦有
徃因乎亭之初制高不倍尋廣不累丈今三倍之宋
僧樂然所改作也或者以復古為奇余謂不然唐時
五亭錯出于山椒木抄之间制不宜大大則失點綴
之情今四亭俱廢冷亭獨攬其勝小則不足以收烟
月納涼燠亭仍今制是也亭重新于萬曆戊巳之间

今復將圮敗棟頽垣風景爲殺余雖有名斷亭而氣爽不敢登水清不敢歃者亦年餘矣微獨余不能有亭游者亦不能有亭將靈鷲亦不能有斷亭余之負冷泉也寔甚于是與性證謀新之度非百五十金不可證曰此亦功德事也余曰匆言功德山川臺榭自古高流勝人領之修鉠舉廢政我輩事也必功德而始布金則一傴婆夷矣

湖上書語黃山人

明　田汝成 叔禾 錢塘人

一日余過薊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予過吳门與談西湖之勝也

便輟裝不果丗上来遊西湖盤桓累月匆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予嘗戯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乗危陟險不煩節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日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竆状奥妙舍腴咀雋歌詠随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此雖戯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遊山亦非賞鑑者也

顔公山記遊

歳癸丑八月余自浙回不耐家居冬十月二十有一日徑同小子啓幹程生五一入顔公山中游矣去吾家二十五里至山麓山麓而上十五里為菴菴址濶可五畝方布山下四山在上環而圍之若城郭然登山後猶然不見梵宇何在祝先生無功令休時顔其堂曰白雲深處鄉先生范晞陽表其沙门之首曰顔公山是山也喜之者目為蓬萊仙島呰之者薄為僻塢窮崖余擕登躡蹻而來居此甚適也山中六月後始有園中蔬可摘余來正當其朔萊菔大熟採其葉

為虀間佐以苓芋或時和脫粟烹之可稱盛供六月前菜不能常得竟終日素飯相餉而已衆或共苦為窮僻者此也予謂攻書食淡自是山人本色所不佳者霧氣較重露滴竹簌有聲初不知以為雨下開戶視之乃霧也聞之春霧尤甚窓不辨字庭不見人居者鬚髮常濕非木屐不舉寸步至謂冬寒不宜起居則屬臆說蓋夏氣清涼蚊蚋不到友人多有在山過夏者溺其涼遂遙度冬寒必甚不知夏涼而冬實溫惟是朔風飄發氷雪不開則栗烈難近非是日也晌燠襲人勝于家居菴有池相傳半清半濁清曰聖

池濁曰龍池顔公嘗豢龍於此予採其跡一池也中畧以石諦視之未甚別清濁問之舊住持者養元養元指數不詳後吳生尚之以顔公山事實來予復覽之老僧淨臺淨臺曰嗟昔青龍有巨石亘門中空如視石視通水亘溜池中時則清濁分明自形家鑿去此石池水清者于今三十年矣先是池中水歲涌出洗殿今亦不復覩矣予聞而太息者久之有佛一座崇不盈尺土人呼為金佛顔公闢山時得也鄉先生程涑水虔事之另為治像于外設重座座金身加封鎖爲要之護持失守佛身業已非故久矣菴外黄山

對峙白嶽坐左伏九華斜插越菴五里至小巔復越三十里至大巔予若不能登高每天空日霽時僅僅散步菴外遙望遠山接天淡雲微現層巒疊翠縹緲似畫面間或時霧罩下山烟波萬頃山頭半露近者如小舟在浪遠者如海門三山不啻百數人言登大巔可望三湘又謂可望鄱湖不知長江大海日已生我足下豈必絶頂乃愉快哉雲物時來相親可把而握嘗有檻之以贈人者山居月餘足未履霜曾三閱雪雪景最佳冰雪景佳也雪而冰故佳也疇昔之夜大雪予對燈孤坐時聞折竹聲早起山骨竟成水晶

竹玉葉樹瓊枝對面觀之如巨人穿鴟甲持戟俯躬相向古云草木皆兵睹此信非欺我薪梗藤蘿屈曲勁特如蒼虬蛛網變爲素絲户牖庭除積堊未掃如綴珠旒又似皓鬚老者其於地也爲剛鹵奇觀殊奇觀殊山産藥材更多葛山民來取葛者宿於菴寒無被程生五一時以禪衣給之菴畜有犬無鷄夜來羣鴉棲竹天將曉代鷄司晨自冰雪後鴉去矣於是鵲來鵲時噪我牖下或入庭中求食見人稍稍引去不甚遊僧徒十餘輩人遊太古葢幾乎無懷氏之民早晩切課貝葉聲遥聽之每令予魂銷畢境謂此中爲蓮

萊仙島者近是顏公姓李休坪坪人至今子孫猶歲一登山追薦云

横山草堂記

明 江元祚 邦玉

客詰横山樵子曰達人安于容膝子居室之外有澹圃竹樹池臺亦多修矣又况結境幽奥城市之中儼然丘壑能閉門即深山也何乙卯迄癸亥不逾十載又營草堂得無取境過奢乎山樵曰噫余豈貪于取境者哉蓋欲以可進可退之身寄之山林城市者也故兩營焉以爲藏身地耳客曰子言是矣第草堂奚加于澹圃每見子過澹圃如寄入草堂如歸何哉山

樵曰溪圃之不得延草堂猶培塿之不可當衡華也請為子言之草堂結于黃山黃山舊名横山土音呼横為黃遂相傳為黃山云離吾家五十里許其道有二一繇湧金门以平湖長江為經歷淨慈而梵村入朱橋一繇錢塘门以古梅脩竹為經歷東岳而西溪越大嶺二徑俱勝一蕭曠一幽邃入山宜幽予多取道西溪為西溪抵吾菴路過半矣延遶茂林森爽碧澗行流村落茅亭不數里一憩且轉折烱迷如入武夷九曲沠止行山陰道令人應接不暇也近菴二百餘武更有六松大數十圍高可百尺古幹龍拖蒼姿

翠滴每箕踞其下清冷之氣逼人不惟為横山趣楚
即三竺九里亦遜下風惜局于衹垣之間殊未得所
耳然峭峙路傍與佛慧古樹法華老梅均為吾徃來
快覩若千百年来預為山居闢此佳徑也繇是漸入
深窈竹陰轉密日影不得漏落有溪一灣潺湲横瀉
雪浪激石磊間予磊石為橋即名激雪更植桃其岏
取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意傍有一泉
尤清澄可弄中涵竹色因以蓄翠題焉過此則白雲
蒼靄斜封小徑而一種幽深之致能令人意自遠再
歷高阜松筠夾道逶迤而入編竹為扉曰鹿藩藩内

復闢曠地植梅數十本冬月香雪平鋪亦不減孤山疎影此處一望翠竹成窩青山作障熏多林木掩映茅簷而籬垣一帶橫亘山腰如作閑栅于戲謂友曰向使靈甾山早亦如是未必飛來爲吾西湖作勝地也因顏其門曰扃曲進此有堂高出竹杪風枝掃月如奔緑浪遂名竹浪居從此左支五折而進淨供梵王則名空蕰菴前梨樹一株疎秀入畫及夫花發春雨微濛嬌香冷艷渾如美女初浴蕭灑風前也左曰香夢窩予寢榻在焉右曰掛屐寮以款吟侶稍後曰雲髻軒峰露墻頭如人行于墻外而見其髻然庭北有

閣二松羃翳曰雲壑挂白署曰巢松曰雲肆閣之南
又有軒佶境虛敞桐陰蘚石點綴堦前竹露松風時
送秋響更枕小澗旦夕沸聲非特眼界間遠抑且耳
際多韻偶舉陶句曰悠然見南山取其面山而悠云
耳稍下數級臨所枕澗因堪浴硯即以名溪溪上加
一艇曰留屧令得憑欄醉目觀星浪碎飛或汲流煮
茗坐而談云故來遊者不致徒涉而過越是地多奇
石余稍為布置可依可憑曰泚筆壘就其高下屈曲
嵌一修廊宜吟宜步曰卸月廊盡另闢一竇臨山臨
流曰花淙雲樸內有敞閣三楹山翠環擁大爽人意

當雨雪之晨霞月之夕挹嵐光之變幻覩浮雲之卷舒能令骨痴心醉李九超先生題曰醉山深得此中之趣者也下有曲室曰偕隱謀蓄妻子處再進有半閣曰藏山舫取式類舟兩崖相夾如泊富春山下境之最幽絶者出樓南曲徑隱深蜿蜒而上搆一亭曰霞外參差峰岫浪擁眉際寥廓江海鏡鋪目端加之朱氣煥衣白雲攖足予每登眺便覺體氣欲仙榷主皎皎霞外之句余向喜其立論超曠而今竟得其實際矣他如菴後有玉趺水豹躍泉足供瓢飲何莫非山樵清享山後又有白龍潭千尺巖可暢遊覽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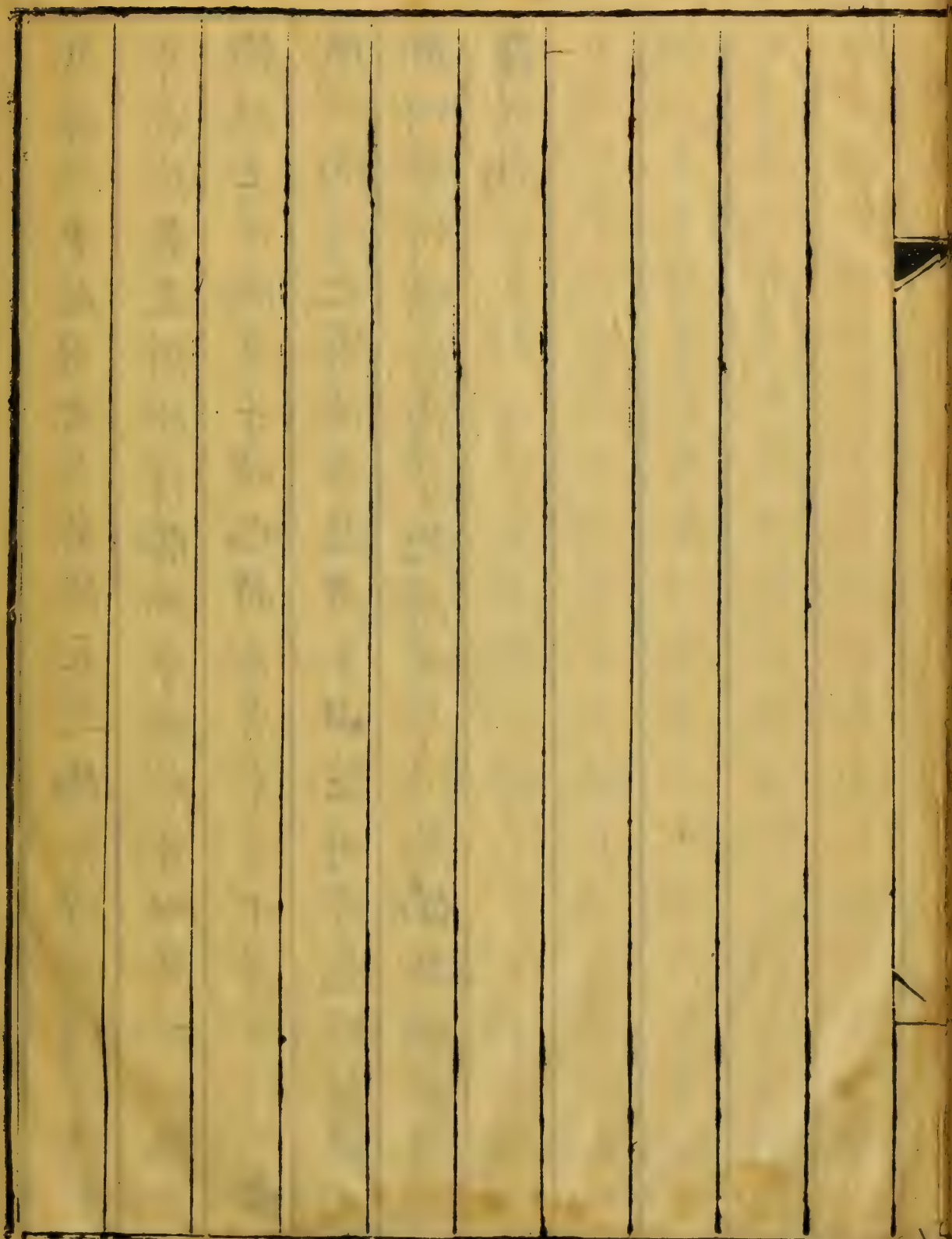
莫非山樵樂地乃知草堂之構旣屛以崇山峻嶺復遶以茂林脩竹前則江湖梅松爲徑後則岩石泉瀑爲障誠爲造物所鍾必享以天福而後樂此予薄福人願依棲焉敢自欺耶第論人生斯世上者樹立勳名卑者窮極聲色最下爲守錢虜究竟不過爲此營律一生今吾寂居草堂于聲也以松風泉韻代于色也以山光竹秀代于名也則山人樵子是吾名于利也則無事無憂是吾利人世之馳逐吾旣有以易之而又取之無不足則安得入草堂不如歸哉至于功成身隱吾未嘗有子房之勳業潔身遁世吾未能如

子陵之高尚可進可退吾儕吾命以山為家吾之性也惟性相近吾將老焉子言過讓圃如寄子真知我者夫

浣花谿記

出城都南门左為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沉瓜窈然深碧瀠迴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為青羊宮溪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漸而橋

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武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溪左則溪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豁如是者數處缚秫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溪為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覩浣花溪題牓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豁周之非舟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為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為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奥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花可老

患難之于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
耳窮愁寄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
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
城欲雨須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
稠溷謦折喧溢薄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
鍾惺記

題文趣後

妙寂山翠微寺之成已久矣而余未嘗一宿其中然或問花或尋瀑或看霜葉每一日往返而止已廿十一月十八日與吉甫襆被而来遂携文趣二卷即漢魏以下至明人所作佛廬僧舍山居野處溪林遯宇往往有趣語之文莫不畢備於此農巖先生嘗手抄目錄屬澐謄出為卷回將待此寺之成築書室玉簾泉傍往來留止相對諷誦以為山中一段奇事也嗚呼先生今已去世則於几案閒或見此書未嘗不掩卷流涕矣既而思之若使此書棄為篋笥中物無以

見後世先生之意一與同志之人屬此鴈門之踦亦可爲幸而困於世故曾未作一閒行矣今者吉甫相與期於玆爲詩酒會時白雪滿山僧院無客佛火青熒木魚徐響夜深月出羣物寂然輒開卷一讀欣然得山水之樂而益不覺感發於心遂以文志之門生平昌李澐書于處一上人房